

渔村两头洞

□鱼享

来我的渔村走一走，吹吹海风，看看石头，歇歇脚。

可能是因为偏爱那种年代感，也可能是因为沿袭，很多乡亲依然叫它“两头洞”，虽然早在60多年前它就有了双合这个“学名”。

爬上村里的小山头，可以看到村子三面环海。传说它曾是座孤岛，岛上南北两山相望，中间隔着一条港湾，两头通海之状，“两头洞”之名来得实在平易。时光荏苒，海水涨高，南北两洞相连，又因南北两条海塘的建成，“两头洞”便成为了传说，“双合山”之名就被叫响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仇江门海塘建成，将双合与岱山本岛连在了一起……对每个来村里的朋友讲述这段演变，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让“两头洞”之名留存长久。站在小山头上，望向茫茫灰鳖洋、岱衢洋，有时会滋生一种“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的恍然，偶尔也会冒出去想像潮水在两山间奔涌的念头。

岛和桥总是相伴相生。舟岱大桥长虹卧波，把渔村两头洞从往日岛城之最西端末梢变成了进入岛城的西大门。从桥上下来，石门楼迎面，檐下挂着写有“两头洞”三个大字的木匾，边上一棵高大的樟树把半把大伞举在石门楼上。这个门楼，仿佛是从朝歌城中走出来的。进入门楼，是名为小岙的自然吞口，沉

静、清冽。这大概是属于石头的特有的感觉。小岙是民宿的集中地，石里、从前慢、风铃坡、潇禾别院……各有各的吸引客人的亮点，却又都有共同的元素——石头。石门、石阶、石墙、石房、石窗，“可食地景园”里的动物石雕像，铜钱草茂盛的石花盆，院子里、墙角下、桌几上、卫生间里，随处可见或随意放置或精心摆设的石头器皿。

石头曾是大自然赐予村民的财富。三百多年前，有一内陆郑姓艚公，驾小船来到岛上。岛上遍地的火山凝灰岩令他定居采石。这种岩石质地细而坚固，结构层次分明，雕凿起来如同量体裁衣，是上乘的建筑材料。各种石材销往县城内外，名极一时。石壁景区是采石留下的奇异石景：石峰、石壁、石幔、石廊、石潭……洞口俯首下窥，石穴清幽，碧水搅天；进洞仰望，壁立奇石，峭峰载云。海风浩荡，石头沉静，当现代诗歌走进村庄，石头的记忆重被唤醒：“当石头成为风景的灵魂和生命的时候/我想起了岱西镇双合村……岁月深处/终有一些文字会为了石头低唱浅吟/美化生命/进塘上望/峭壁戴云/夕阳投影——石壁残照/远观或近赏/都是一章壮丽的诗篇。”也可以去石文化广场看看，石床、石搓板、石捣臼、石哑铃、坠仓石、石磨、石桌子、石锁、石碾子、石杠铃、石碾、石墩柱……石头

雕凿的丰富，配得起我们深深叹息。

沿着石头铺就的村道，海风知道你走向哪里。这个自然吞口叫“对江”，相对于小岙，这里更加清静。三三两两的石屋背靠小山头，面朝海涂，房子的尽头是海塘，海塘外是茫茫岱衢洋，一个红色的灯塔矗立不语。潮起潮落，给海涂带来丰富的营养，大小深浅不一的泥洞遍布，那是沙蟹、招潮蟹和弹涂鱼的老窝。绿色网线的地笼极限拉伸，一个紧挨一个，那是黄甲蟹、海鳗们的致命陷阱。海岸边的礁石群中搁着几个滑泥船，一个“拾海者”跋涉上岸，小桶里的望潮扭着，相互挤着，不知晚上就成了哪家民宿客人的美食。

两头洞依海而生，近海张网成了理所当然的作业方式。这片海域丰盈而慷慨，百年来，“两头洞”海蜃已名声远扬。七八月份开捕季，整个村庄都忙碌起来。渔船开足马力在海和码头间来回，装运新鲜海蜃的拖拉机一趟趟不停歇，渔民家的院子里搭起篷布，灯光明亮，老师傅们熟练地卤、盐、矾，直到做成“三矾海蜃”，装进印有“两头洞”字样和图案的商标的桶里，等待嫁娶时节。此刻，海蜃船在码头边静静停泊，几个管船的渔民抽着烟，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我的问题。在渔丰广场上，曾举办过“海蜃文化节”，千人共赴、热闹非凡，海蜃特色菜让游客意犹未尽。海蜃的成分将

近七成是水，红烧海蜃、海蜃炒地衣，这样的菜肴让人充满想象。

多年以前，我和村里的同龄人一样，努力学习，升学考公，为未来的出路离开它。偶尔回到村里，从东边走到西边，村还是这个村，一半是石头，一半是海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好像只有俞阿婆，还喜欢呆在家里，门前的石凳一尘不染，她说60多年前嫁进村来，从未离开。那褪了色的雕花凉床，黄铜拉手的樟木箱，是她的至爱；盼望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儿女带他们的孩子偶尔回村来，是她的念想。从村子南边走到北边，一半是热闹一半是沉静。一片海域两座桥，舟岱大桥连接它通往外面的世界，鱼山大桥的尽头是一个独立的石化王国，渔村两头洞也承接着来自石化王国的商业流量。夏季里一房难求的民宿，节假日人来人往的“东方蜜月城堡”，来客推开咖啡店、小酒馆虚掩的门。蒺藜在石墙头摇曳，天竺葵散发着特有的气息，海涂边蓝色的小船和它四周的草花是出大片的外景地。海塘上经常有远方来的小情侣，吹着海风，望向大海，夜晚在礁石滩上燃一堆篝火。

来我的渔村走一走。它有点小，也很简单。可以歇歇脚。

净化灵魂的东福山石刻

□乐佳泉

从海上远远眺望东福山，经常可以看到有一缕白烟在山顶盘旋，似云似雾；一阵风来，这云雾像要走了，却又仿佛有一丝被什么东西牵挂住了，欲走不能，欲罢不得，像“白娘子”甩出的长袖子被什么东西拉住了似的；于是，过一会，这云雾又回来了，依旧在山顶缠绕。

东福山岛位于东海东极列岛的最东端，此岛据传是因徐福东渡时曾经落脚而得名，被当地渔民戏称为“风的故乡、雨的温床、雾的王国、浪的摇篮”。

登上东福山岛，你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一个乡，有着近千的常住人口，小小的渔港内渔船云集，樯帆如林。而如今依山而建的楼房依旧，这些用石块垒起来的房子特色鲜明，鳞次栉比；一条房屋间隙隔出小巷，路不平，偶尔会有一只野狗挡道，人一跺脚便夹着尾巴跑了。巷子两旁的房屋内大多已是人去楼空，搬到城里或到大一点的岛去住了，只留下一些年老的渔妇渔婆伴着老渔民，在这里守望。这些年由于民宿的红火，也有一些头脑灵活的转产转业渔民，打着“东海极地”的招牌，在这里开民宿，吸引了一拨拨年轻人来此打卡，观海景、看日出、品海鲜。据介绍，现在的东福山常住人口已不足两百人。

再往上走，山路崎岖不平，两边有茅草和岩石掺杂其间，偶尔在裸露的岩石上，有一些象“龙”“海道”等石刻不经意间在其中出现，让人眼前一亮，也给这寂静的海岛带来了些许生机。在半山腰，有一座直升飞机停机坪已在使用，据说这是当地政府为了开发旅游项目而特意建造的，夏季旅游旺季时，也有一些爱好新奇的城里人乘坐直升机游玩全岛，当然也给岛上居民遇到紧急事务提供了便利。在停机坪不远处，有两处废弃的水泥篮球座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听岛上的一位海军士

官讲，这里曾有一支部队，著名歌曲《战士第二故乡》就诞生在这里。望着两处突兀的篮球座架，水泥的表面已经发黑，也有许多青苔布满其间；走上前，揭开青苔，发现在篮球座架上刻着一个“根”字，虽经过岁月侵蚀，字迹已有些模糊，字体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还是给人以追忆。

望着眼前的“根”字，听着海风在耳边掠过，我仿佛看到当年的战士们，在这里站岗放哨的情景；那从山脚下传来的海浪撞击礁石的声音，就像他们在训练场上的杀敌声、口号声，震耳欲聋，响彻海天……

山顶似乎就在眼前，云雾忽悠悠飘忽过来，渗入衣内，浸入肌肤，人一下子感觉凉了许多。靠近山顶的东南面有一座“白云宫”，供奉的是“白云娘娘”；在宫的上方，则是几丈高的悬崖，上刻“白顶山”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不知是何寓意，问了许多人都回答得含糊不清。后来我们猜想，可能是因为这里长年云雾笼罩，又在海之“尽头”，所以在不知何年何月，何方“游客”，云游到此，被眼前的景象所痴迷，顿生灵感，刻下此字。在“白云顶”三字右下方，还刻有两行字，似乎可以作一些诠释；那上面刻有“云雾净地，海天无涯”八个大字，字体虽与上面的不太一样，却也有力、有味、有型。

来到这东海“极岛”，追寻着岛上的石刻文化，顺着雾的方向，你就会到达岛的顶端。这常年云雾缭绕的山顶，驻守着官兵，你很难想像他们住在这里的情景，但他们似乎成了岛的主人，他们也有在岩石上刻字以抒发自己情感的“嗜好”。实际上，从码头到山顶有一条盘山公路，是驻岛官兵为补给而修建的，如果你是热情的战士们邀请坐解放牌大卡车上来的，那么在接近他们营地时，路边有一块石刻特别醒目，上书“人民海军忠于党”，字体

工整，别无拖沓花哨的痕迹，字上方是“八一”军徽辉映下的铁锚，非常气派。来到驻军营，在他们的营房门口，一块并不起眼的岩石上，刻着“东海第一哨”五个大字，据说，这五个字是官兵们的最爱，因为岛上雾大潮湿，战士们担心把它腐蚀了，平时经常会有人拿着毛巾为它擦拭，颜色稍微有些变化了，就有人拿着油漆为它增色。能在这远离大陆、面积仅2.95平方公里的小岛上站岗值勤是官兵们的骄傲，每位到这里的战士给老乡、战友写信时，都会添油加醋地把这“东海第一哨”给描述一番，这东福山可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哦。

既然这东福山是《战士第二故乡》歌曲的诞生地，自然这“战士第二故乡”的石刻也是必不可少的，它就篆刻在营房的右上方，那里原来是一块极大的岩石，因为雨水的冲刷和岁月的磨炼，上面光洁而布满花纹，这几个字刻上去后，似乎一下子增色不少；战士们说，这云雾也特别有意思，有了字以后，这雾总是先在那刻字的岩石上飘忽，然后再顺着岩石钻入房间。大家戏称，这云雾也识字，也想在上面浏览一下。

如果留意，东福山的石刻还有很多，像“福”“水晶宫”“蓬莱山”等，都刻在一些极不起眼的石洞和怪异的石块上面。这些石刻看起来似乎很平常，但如果你仔细琢磨，却有深刻寓意，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守岛者的心态；特别是军营里的几处石刻，更表达了战士们的心声，他们以岛为家，以苦为荣，把在海岛服役看作是一种荣耀。

望着这些石刻，望着这些在云雾间出没的石刻，你的心里肯定会有一种别样的震撼！

站在岛的顶端，透过云雾，前面就是茫茫的太平洋——海天间是什么净化了你的灵魂，唯有这四季不绝的云雾和在云雾中“行走”的石刻……

相续(外一首)

□林公子

舟山是个海岛。喜欢黄昏时候的风
身体里有海水和
被太阳照过的蓝花
此时。是一个孩子递过来的
棉花糖
雨不会一直下
一片一片的白云落下来，一条
搁浅的鱼在海里复活
蓝色青花碗
装着母亲的春天
一半给了去年，一半
留到现在
我唯一的清晨

巨蟹座

是时候说说这个巨蟹座了
阳光来得突然
需要晾晒折叠已久的心
到处都是
正在繁殖的眼睛
不能加深春天的尤怨
灯光亮起来。违背春光的人
有羞愧之心

这个顾家的女人符合巨蟹座的属性
在一个季节隐名埋姓
读经书，打坐
缓慢收复策反的爬行动物
寻找所有的树林
放生活物
眼睛模糊的时候。像极了
变化太快的海岸线和
老字号的海
此时它们拍打着我
让我像一个熟捻的人开始热身
把春天析出海水的盐分
尝试着做流浪的帆
弯曲手 爱托
遥远的歧途

思远方

□沙滩

夜静，月圆，思远方。

远方其实也并不远，千里万里肯定没那么远，可能百里也不到。然产生思念并不是由距离产生的，而是由你的情感由内向外的一种共情。既使两人面对面，思绪也会越过物理阻隔，回到过去某个场景，某个事件，欢快的、哀伤的都物化成一帧帧画面。

自己这一代人，大凡出生于海岛，长大后离岛。未离岛前，想像岛外的城市，就如偶现海中的海市蜃楼，抽象、笼统还略带神秘。离岛后，也算是进了城，城不算大，但确算是城市，出入不以舟代步，商店百货琳琅，楼房栉次鳞比，工厂人头攒动。一开始极不习惯城市的闭户不闻外面事，开门即为柴米忙，不像在海岛相间即邀进屋酌，相见非得彻夜谈。

但事情总有两方面，不能都占了。天时与地利，最后还是人要去争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辈子做个平凡人，才是最最重要的。回想顽童时代，好像唯有大海是自己的玩伴，海水的轻柔与刚烈，一直拍击着我的胸膛，一

下、一下又一下。即使多年后，仍能深深感受到这力量来源的秘密。最初的向往和后来的离开，其实只是一种选择，能让自己走得更远，跑得更快些。

远离故乡，他乡既是梦中的故乡，故乡又是眼里的他乡。以前不明白，读我们不懂的东西有什么用。比如儿时读唐诗，只是读唐诗；大时读唐诗，开始读韵律；老时读唐诗，却是读自己，才明白老祖宗的东西，好得很，宝贵得很，读了终身受益。等到你鬓须霜白，纵然你携妻带儿衣锦还乡，也会惊讶，原来自己也怕老大回乡孩童笑问：客从何来？

月是故乡明。只不过这不是月明，而是心明。心亮堂了，望月，月也就明亮了。等到这时，你已是藏了锋芒戒了莽撞削了孩子气，好像一切又回到当初出发前那个稚气少年，从未改变，却都已改变。这样的心境，有时跟读书一样，读罢一本书，掩卷长思，还是觉得若有所思，书中所说的，与你所思的，终究是不是一回事？还是折射了你的若有所失？只有

你本人知道，聪者自明之，庸人自昏之。

失眠在月圆之夜，清醒于星空之中，追寻远方记忆的思念，起初只是一种寄托，然后变成了牵挂，最后化为一颗鱼的首骨，朝着故乡的方向游去。

一直以为，男人就该志在四方，浪迹天涯，人生不如此，便有遗憾。可一旦江湖闯荡，风高浪急，人心叵测，登高望远，真叹我辈渺渺，远路邈邈，虽风驰电掣，奈何关山难越，玉门难度，免不了伤痕累累，壮志难酬。惆怅之余，懂得守缺不失为一种欣慰，一种豁达，一种成熟。

就像你在父母的眼里永远是孩子，你在故乡的语境中永远是游子，这是千年不变的情怀，千年不变的乡愁。

许多事，许多人，许多物，只有到了一定年纪时回头去看，去想，去琢磨，就会释然，就会恍悟，就会说，即使走得再远，即使如风筝断了线，该往回走的时候，千万别犹豫，掉头回家。